

【万家灯火】

月亮圆,滋味长

□阿芳

中秋节,月饼甜,昨夜梦中回故园……每年的中秋节,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地唱起这首歌。昨夜,我真的又梦回故园了。

梦里,依旧是姥爷家有些破旧的小院,院子里芋叶田田,绿油油的一片。姥爷从大柜子里像变戏法一样,变出一包月饼。月饼用方纸包着,上面裹上印有“中秋月饼”的红纸,外面用纸绳缠着,看上去很金贵的样子。似乎隔着层纸,也挡不住它的丝丝香甜。

我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,掰了一块扔进嘴里,童年的记忆伴随着老月饼的味道,瞬间苏醒,扑面而来。

七十多年前,刚刚新婚的姥爷义无反顾地奔赴抗美援朝前线。我妈是姥爷唯一的女儿。姥爷在抗美援朝战场浴血奋战的那个秋天,我的妈妈在老家呱呱坠地,而姥姥在月子期间不幸染上重病。在姥爷回国的那年中秋节前夕,姥姥带着对丈夫的牵挂,对女儿的不舍,永远离开了人世。

姥爷归来后,再没续弦,全身心扑在照顾我妈妈身上。妈妈婚后,有了我,姥爷又把所有的爱延续到我的身上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姥爷虽然身材魁梧高大,但几乎就是一个毫无脾气的人,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的。可就是这么一个好脾气、从不会发火、拿生命来爱我的人,竟然严厉地打了我一巴掌。

四十多年前,我六岁。那时对于大多数农村孩子而言,月饼是很难得的零食,但是,对我却挺稀松平常,因为我有姥爷的“后勤供应”。那时的月饼有一层厚厚面皮,里面有红的绿的蜜饯丝和冰糖。

记得那时每年过完七月七不久,供销社就开始进第一批月饼了,姥爷总是第一时间买来给我吃。刚开始,我吃个新鲜,后来吃腻歪了,就开始胡作。

我趁姥爷不注意,把吃不完的月饼搓碎了,在院子里喂鸡,看鸡争先恐后地抢食,我嘎嘎笑得好开心。

邻居红亮悄悄进门了。他和我同岁,妈妈有病,父亲腿有残疾,红亮老是拖着两筒黄鼻涕,像两条黄绿色大虫子。他的袖口黑得锃亮,都是蹭鼻涕蹭的。我们都嫌他脏,不和他玩儿。

红亮慢慢蹭到我身边,讨好地说:阿芳,我帮你去挖菜喂鸡,你把月饼给我吧,我从来还不知道月饼啥味咧。

我转过身,厌恶地瞪了他一眼:讨厌!脏死了!我喂鸡也不给你吃!

说着,我又拿出一个月饼,像示威一样,举着在红亮面前晃了几晃,刚准备扔了喂鸡,说时迟那时快,红亮跳起来想从我手上抢。我一急,手一挥,月饼脱手而出。

只见那块圆圆的月饼咕噜咕噜像个车轮子,一路飞奔,冲向了院子里的露天

下水道。啪!月饼重重地掉落在臭水沟里。

几乎是同时,红亮冲到下水道旁,不管不顾地捞起月饼,一边用脏兮兮的袖子擦,一边气得大哭:你知道俺家没有钱买不起月饼,你扔了也不给俺吃,你太坏了!

我有点懵了,站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。不知何时,姥爷如同天降,一阵剧痛,我屁股上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:叫你糟蹋东西!糟蹋东西伤天理,你知不知道?!

我半是害怕半是委屈,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妈妈还在一旁帮腔:该揍!叫你不学好!

当天晚上,在饭桌上,面对依旧啜泣的我,平日沉默寡言的姥爷缓缓地讲起往事:

知道我为什么痛恨浪费粮食吗?

说到这里,姥爷转头指了指墙上相框里和他合影的一位战友:看到了吗?他是牟平县人,姓孙。那次,就是他分到了三四个土豆,来跟我分着吃。那土豆冻得梆梆硬,因为不能生火,我们就把它放在腋窝下面夹着,用体温暖着。土豆化一层,我们就啃一层,就这样在冰天雪地里啃完了这几个生土豆。那时你孙爷爷就和我讲:咱俩要是能活着回家,坚决不糟蹋一粒粮食!糟蹋粮食就是伤天理!可惜啊,没等到战争结束,他在一次埋伏中,不幸牺牲了……

一贯平静温和的姥爷,说到这里,竟然哽咽了。

我知道自己错了,跑过去抱住姥爷的胳膊。姥爷摸着我的头,轻声说,记住:第一,不能糟蹋粮食;第二,要做个好人,做个善良的人。红亮那孩子从来没吃过月饼,你分他几个月饼吃吃又怎么样呢?

我似乎就是在那一夜之间长大了。姥爷那一巴掌不仅仅是提醒我珍惜粮食,更教会我如何对待生命中的每一份恩赐。姥爷用他朴素的方式,在我心中种下了善良与珍惜的种子。不糟蹋粮食,做一个善良的人,自那晚后成了我的座右铭,并且恪守至今。

月亮又快圆了,而姥爷早已作古多年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,月饼也还是那么圆,只是吃月饼的人懂了滋味之外的重量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依然保持着不浪费粮食的习惯,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善良的人。餐桌上掉落的饭粒会顺手拾起,孩子们碗里的剩饭也会轻声提醒,超市里多买一袋米悄悄送给社区困难户……这些细微处,都有姥爷的影子。他给我的不只是餐桌上的规矩,更是一颗懂得珍惜的心。这份珍惜,从粮食延伸到身边的人和事——珍惜一粥一饭,也珍惜每一次相遇;不辜负食物的滋养,也不辜负生命的厚待。每个中秋月圆时,我总会想起姥爷那晚的话,总觉得姥爷还在——他活成了我心中的明月,也活成了我手上的光亮。

这光亮很朴素,就像老式月饼的馅,看起来简单,却甜得扎实,甜得久长。

□周基云

“群众过节,警察过关”。这“过关”,早已成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,是无需言说的自觉。今年的国庆与中秋撞了个满怀,当街巷里“庆祝国庆”的灯笼次第点亮,当商铺里飘出月饼甜糯的香气,当街边糖炒栗子的焦香裹着秋风漫过街角,当返乡的人车渐渐挤满路口——我知道,一年一度的“大考”又要来了。旁人的节日是松弛的、圆满的,是一家人围坐的温暖团聚;可于我们而言,这节日是凝神屏息的守护,是用责任书写忠诚与担当的答卷。

职责所在,便容不得半分迟疑。那些曾对家人许下的节日承诺,终究像秋风里的落叶,身不由己地飘远了。

答应陪孙子去坐摩天轮,答应带女儿去吃她念叨了许久的自助餐,答应陪妻子看一场迟了又迟的电影,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“下次一定”……家人早已习惯了我的“失约”,每次听见我说“有任务”,从不多问缘由,只是轻声叮嘱一句“注意安全”。这份沉甸甸的理解,比任何勋章都更暖人心。

但我们的中秋月,自有不一样的模样。它没有文人笔下的凄清婉约,反倒像头顶一盏最忠实的“明灯”。巡逻时,它照亮我脚下崎岖的小径;驻足时,它的清晖洒在辖区安静的楼宇间,把每个角落都映得清晰明亮。那轮圆满悬在夜空,仿佛在无声地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。至于月饼,大多是在执勤车里匆匆咬几口的补给,甜糯的滋味里,混着对讲机不时传来的指令、滋滋的电流声,竟成了独属于我们的节日记忆。这节过得简朴,甚至有些孤寂,可这份简朴与孤寂的深处,却藏着难以

□能能

我的童年,是在外婆的小院度过的。每年中秋节,外婆亲手制作的“土味”月饼,便是我最美好的回忆。

中秋前夕,外婆就开始准备。老旧的模具,各种颜色的馅料,还有那口古老的大铁锅。外婆总是笑眯眯地让我陪她一起清洗模具,准备材料,还要打扫卫生。

为什么中秋节要打扫卫生?外婆解释说:“月亮上的兔子会来人间游玩。所以我们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这样兔子才愿意来我们家。”我那时并不完全理解外婆的话,但是我知道,那是一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的敬畏之情。

制作“土味”月饼的过程十分繁琐,但外婆总是乐在其中。她用粗糙的双手,熟练地揉搓着面团,用模具

言喻的充实——因为我们知道,我们守护的,是千万家的团圆和安宁。

我的国庆,不只在喧腾的广场,更多时候是在寂静的街巷。记得有一年国庆夜,远天的夜幕上依次绽开绚烂的礼花,半边天都被染亮了,我却奔走在一条僻静的巷口,帮一位老人寻找走失的孙女。远处隐约传来的欢呼,我背对着那片璀璨,心里却出奇地平静。我清楚,每一簇腾空而起的绚烂,都离不开地面上无声的支撑;而我的岗位,就是这庞大“平安乐章”里一个低沉却不可或缺的音符。

“守护平安”,听起来是宏大的誓言,落到实处,却是些琐碎得不值一提的日常。是帮醉酒的路人找到回家的路,是耐心劝解吵得面红耳赤的邻里,是在深夜里牵着智障走失人员的手一步步送他回到家人身边。这些细微的、几乎没人记得的举动,像无数颗沙砾,日复一日地堆积,终于垒起了“平安”这座坚实的堤坝,把所有风险稳稳挡在百姓的生活之外。这份“不懈努力”,从不是源于什么响亮的口号,它早已化作一种本能,融进了我们的血液里——只要看见街巷灯火可亲,人间秩序井然,便觉得这一身藏蓝,有了最实在的分量。

所以,若问我为何坚守?答案就写在每一扇平安熄灭的窗子里,写在每一个孩童恬静的睡梦中,写在每一家团圆的欢声笑语里。

我为国庆守平安,这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承诺,是用无数个无眠之夜换来的坦然。月光像流水般,静静淌在我的肩头——那不只是月光,更是千万家庭沉甸甸的托付。于我而言,万家灯火的从容与甜蜜,便是最好的节日礼物。

压制出各种花纹。我喜欢帮外婆压月饼。她把豆沙馅、蛋黄馅、五仁馅包进面饼,团成一团,擀成小圆饼,我拿起箬篱往饼面使劲一压,印出一圈圆圆的印记,非常简单的纹路,朴实无华。外婆总是夸我:“能能真能干,做得好,继续下一个!”得到奖励,我乐此不疲,干得更欢了!

所有月饼做好,外婆就上锅蒸。是的,我们老家的土味月饼,并非烤制,而是像蒸包子一样蒸出来的。

中秋节晚上,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,欣赏着皎洁的月光。我手里捧着外婆制作的月饼,轻轻咬下一口,那是一种甜而不腻、酥而不散的味道。我仿佛能品出外婆的慈爱和家人的温暖。那一刻,我明白了月亮上的兔子和嫦娥的故事不仅仅是一种寄托,更是外婆对家乡、对传统的坚守和传承。

【城市笔记】

守护平安

【念念亲情】

『土味』月饼